

从消逝的村庄走来



From the Vanished Village

黄开发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从消逝的村庄走来

姬学友



黄开发 著

From the Vanished Villag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消逝的村庄走来/黄开发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. 9
ISBN 978-7-02-012005-5

I. ①从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3708 号

责任编辑 李汶璟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375 插页 1

印 数 1—2000

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005-5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

小 引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正月初五,我在老家过完春节返回居住的城市,乘坐从皖西叶集镇到合肥的长途客车。车里几乎全是操着乡音的进城务工人员,携带着各种大包和小包。我邻座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,他望了一眼窗外的大片油菜地,对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姑娘说:“油菜都变绿了。等冬天俺们再回来,又该下雪了。”我很感动,一下子想到《诗经》里的句子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我想,如果不是考上大学,自己早已是他们行列中的一员了。我离开家乡的时候,正值男孩子这个年龄。与他不同,我走的是一条农家子弟通过考试求学而改变命运的古老道路。

和以前或以后的农村子弟相比,我觉得自己是十分幸运的。以前上不了大学,尽管大学招收过工农兵学员,但那机会是落不到普通平民百姓头上的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,有了通过平等的考试而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高考在二元对立的城乡之

间,构建了一条通道。高考前耽误了十年,后来我用两三年的时间补上了。我赶上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。那时候,城乡的教育同样受到了“文革”的摧残,城里学生也没有打好学习基础,与乡下学生的差距还不算很大,所以还有可能被追上。如果换作现在,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。

如今,城里孩子从幼儿园开始,就享受优质教育,甚至在子宫里就受到胎教。而乡下的父母在城里打工,有的把孩子带在身边,却进入不了正规学校;有的留在家乡由老人照看,可是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。这些农家子女稍大,又会重走父母的道路,加入打工大军。他们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中被忽视的一代。能够坚持到高考的学生也不容易考上好的大学和专业。在当下的名牌大学里,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与高考恢复之初相比大幅度减少。我是一九八二年考上大学的。那时候,只要考上大学,就成为让人羡慕的“国家干部”了。毕业分配虽然还残留着指令性计划,但自主选择的大门已渐渐开启。极左路线造成了精英人才的断层,所以很容易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几十年来,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,新老权贵们相互攀援,结成了巨大的关系网。如果没有社会关系,即便有像样的文凭和才华,也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,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成为新的弱势群体。农民是注重实际的,看到从乡村出去的大学生找不到好的出路,收入甚至比不上农民工,就宁愿让子女早早地弃学,另谋生计。

从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自身来看,不论是我们这一代,还是后来者,进入城市后,大都背负着家庭出身带来的沉重的物质和精神重负,长时间游走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地带。在大学里,他们身上带着“土气”,见识没有城里学生那么宽广,甚至还有些狭隘;他们普遍贫穷,不能像城里同学那样过着时尚光鲜的生活;不像城里同学有那么多的个人才艺表现自己,时间长了,容易变得压抑、自卑。大学毕业后,在城市里生活,除了像别人一样承担着房价、结婚生子的压力外,还要回报乡下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。农村家庭供养一人上大学,通常是要举全家之力的,回报是其义不容辞的道义上的责任。大学毕业,正值婚配年龄,而农村大学毕业生有明显的劣势。他们不能像城市青年那样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,反而要“反哺”父母。不管你承认与否,婚姻本质上是一种交换。在选择配偶时,他们往往处于不利的位置。受电视剧的影响,出身贫寒的农村大学毕业生还被贴上了“凤凰男”等标签。此外,从农村到城市,他们过去习得的知识和习惯在现代都市里缺乏有效性,身上也会残留着陋习,于是一切得从头开始,学习新的知识和游戏规则。农村人特有的朴实、真诚、执着往往显得不合时宜、笨头笨脑,以致失去一些自我发展的机会。农村生活给他们人生的方方面面都烙下了深刻印记。

自然,出身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有着自己的优点。他们真诚朴实,认真负责,执着坚韧,吃苦耐劳。这些优点在经过岁月的

淬炼之后会显得更加突出,表现出某种后劲。大多数人随着对城市生活的适应,逐步克服自身的自卑、狭隘等缺点,通过不断地打拼赢得了自己的地位,证明自己无论个人品质还是工作能力并不比别人差,从而获得自信,摆脱了家庭出身带来的负面影响,坦然地面对自我,面对城市和乡村。

我本人也大致走过了上述精神历程,乡下人的优缺点在自己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。上大学后,怕别人瞧不起,很长时间里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“乡下人”的身份。可随着阅历的增加,发现这是无法回避的。正像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的,自己的根是扎在皖西乡村那片黑土地里的,自己主要的优缺点大都可以从这个联系上寻求解释。忽视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忘本,而且无法真正认识自我,自我也就失去统一性。觉悟至此,我不断在精神上还乡,回溯自我、家族和乡土,并选择那些最难忘、最感动自己的人和事,写下了这本小集子里的回忆散文。在一个长时段里,从乡村和城市两方面,呈现一个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。我成长、生活于近代以来空前未有过的和平时期,表面上没有什么动荡起伏,然而却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。从延续着古老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乡村,走进现代化红尘滚滚的大都市,这其中包含了密集的社会信息。我只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,深知自己的平庸,然而平庸的普通人或许更能见出这个时代的一般。

我希望,本书不仅为自己,同时也能为与我同样从乡村走

进城市的千千万万大学毕业生,为这个大转型的时代,留下一个侧影。

2015年9月6日写于海韵楼

校读附记:本书原拟收入《粮食关》《三十年前的伙伴》,因故暂付阙如。两篇长文各记一次发生在故乡的历史事件。

作者

2016年3月13日

目 录

小 引	001
一条小河、一条大河与两个村庄	001
叶 集	010
外祖母	019
大 舅	026
我的小学	035
娃娃亲	040
梦里的河	050
史河上的小木排	053
那年高考复习	060
留 痕	075
回乡溯源记	078
附录 叶集老家	086

文学梦	094
江南的雨	097
大学时期的一场病	100
住办公室	110
汉城女生	113
闪 婚	119
到郊区装修房子	129
记海韵楼	134
中年得子	139
果果与爸爸的 N 个不同	147
果果与欧洲旅行	155

一条小河、一条大河与两个村庄

我出生在一个无名的小庄子。庄子里有孟、王、韩、全、张五姓六家，其中有两个单身汉。我姥爷姓孟，父亲是入赘的养老女婿。庄子的南面紧挨着两口近在咫尺的水塘，两口水塘分工不同，西北的一口是供洗菜、洗衣用的，东南的一口用于饮牛、泡牛或者清洗粪桶。它们交错的地方是生产队的三间土墙草房，里面养着两头牛，堆放集体的生产物资，门口是一个供晒稻、碾稻的稻床。洗菜的池塘水色碧绿，七月里菱花满塘。

水塘两边通着两条水沟，沿水沟向东三百米有一条小河。小河再往下二里路，就流进了后面要说的大河。不知道小河有没有名字，反正从来没有听人讲过，乡亲们称其为小河子。夏日，河边开满红色的蓼花。东边的水沟穿过大片的稻田；西边的水沟南是稻田，北是旱地，向西走六七百米，钻过从合肥到信阳的公路桥，通到一条大沙河。人们都叫她大河。直到上高中以后，才听说这条大河正式的名字叫“史河”。史河是皖西淠

史杭灌区的主要河流,从大别山北麓流出,经过故乡,九十公里后汇入淮河。再后来,知道史河古称决水,那是《水经注》里明确记载的。

农谚说,清明泡稻,谷雨下秧。小满一到,就要忙着插秧了。在小河堤岸上的水沟入口处,架起了一座庞大的水车,水车下面的水箱两丈有余,探入河水中,七八个劳力穿着短裤,光着膀子,爬在上面的横杆上,一边用光脚踩着一个个踏板,一边喊起劳动号子,很有声势。水车快速运转,河水哗哗地冲进水沟,又汨汨流入一亩亩秧田。秧田蓄水没几天,里面就长出了黄鳝和泥鳅。只要在前一天晚上放上几个黄鳝笼子,用几条蚰蜒作诱饵,第二天一早就能起获几条赶牛的鞭竿那么粗的黄鳝。俗话说“鞭竿黄鳝马蹄鳖”,这么粗的黄鳝最好吃。秧苗插上后,很快变得绿油油的,遮掩了秧田,秧田变成碧绿的大毡子。白鹭们成群结队地飞来了,或在水沟边停留,或在秧田上飞舞。偶尔有庄稼人扛着劳动工具从田埂上走过,远处有一两个村庄,像是一幅清雅的田园牧歌图。等秧苗长到一尺多高,水田里间或传来“呜——咚,咚,咚”的声音,那是黑水鸡在鸣叫。这种鸟生性胆小机警,有时从秧苗上探出一下红冠子,然后倏忽隐没。有两次,我走在田埂上,正遇到乌黑的母水鸡带着一群乌黑的小水鸡,快速地从一块水田过往另一片水田,我赶忙过去追,可它们很快在秧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还有一种白面黑背的水鸟,比鹭鸶矮小,常在黄昏时分在秧田边彳亍,发出“苦恶,苦恶”的叫声,给人一种凄苦

的感觉。南边庄子上的丫头小群子告诉我,这种鸟是童养媳变的,一个童养媳被婆婆折磨死了,就变成了这种苦相苦叫的鸟。听她这么说,我第一次感觉到精神上的恐惧,快速跑回了家。成年以后才知道,这种鸟叫苦恶鸟,又称姑恶鸟。收割水稻的时候,田里遍地金黄。一次,东南天际起了乌云,看样子要下雨。人们赶紧把捆好的稻子运往稻床。大片的乌云快速抵近,天空暗了下来,田野上只剩下我一个人。风越来越大,挟带着凉气,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身上。我开始往家的方向跑,边跑边喊:“风来了,雨来了,胖丫头,尿来了!风来了……”急雨水墙般袭来,捉住了那童年的声音。

从水车所在河段向北下行二三百米,在一个自然村的后边,有一口圆形的土井。坐落在两三米高的河坎下面,靠河水的一边用石块围成了圆弧形的堤坝,井水上方的河坎上生长着一丛低矮的红杨柳。井水清澈见底,黄泥的底部三个大小不一的泉眼不停地翻涌。偶尔落下几片树叶,很快便从井边的石罅中流出,就像是悬空飘过。井水甘冽可口,远处庄子的人有时间也会挑一担回去。烈日下,生产队社员集体在田地里干活,除了偶尔供应金黄的大叶茶,大多数情况下派人挑来两桶井拔凉(清凉的井水),社员们用瓢轮流喝,特别地解暑解渴。这口井的不足是所在的位置低,井面比河面高不过一尺。一旦河里涨水,只能跑很远的地方挑水了,附近几个庄子的日子要恹恹几天。

大河离家较远,河水又深,十岁以前很少涉足,只是夏天随

大人过去洗过几次澡。在河里洗澡通常是男人们的特权,但也有例外。记得一次天气闷热,干了一天的集体活,每人都满身臭汗。六七个中年妇女和小媳妇相约一起去大河里洗澡,母亲也把我带上了。等从河里上来,天黑了下来。一群人沿着水沟鱼贯而行,我和母亲走在后边。几个中年妇女干脆连上衣也没穿,夜色里晃动着几团朦胧的白色。突然,队伍一阵骚动,光着上身的几个慌忙穿上衣裳。原来,走在队前的人发现一点红红的纸烟火迎面而来。

十岁那年,父母与姥爷、姥娘分家,在靠近大河的公路边盖了三间草房。这个地址是母亲选的,原因是我六岁那年发大水,地上汪洋一片,只有此处像鲫鱼背似的凸出在水面上。刚搬去的时候,庄子上只有四五家,围在一口水塘边。不久,赶上集体移庄,又迁来了十来家,姥爷家也搬过来了。这个自然村与南边的一个自然村组成了一个新的生产队——新庄。我家在公路西边,公路东边是一个狭长的湖,人们称其为大湖。大湖宽不过四五十米,但往南伸展大约一公里。大湖北端有水沟,通向史河。夏天暴雨,湖水溢满,人们在水沟里用网堵鱼,一晚上能收获几十斤鲫鱼、鲤鱼和鲇鱼等。

新居坐落在从合肥到信阳的公路边,向西走过三户就到了大河岸上。在我十九岁离开家乡之前,差不多与大河朝夕会面。最能与大河亲密接触的季节,自然要数夏天。夏日里,远处大别山的余脉山峦叠翠,大河河水汤汤,绕过几片白沙滩和青草滩,

分流而下。几场雨水之后，沙滩又净又白。河滩南边是大片的草滩，星星落落地散放着牛羊。岸边一道水流较深，偶尔有人放鱼鹰捉鱼，鱼鹰在水中捉鱼的样子都清晰可见。一段河堤下面是深潭，堤高约三丈，那是我们经常跳水的地方。夏日里几乎每天都忘不了脱光衣裳钻进水深的淋子里畅游一番，有时躺在沙滩上，用沙子把身体埋起来。洗澡时，最常玩的游戏是“抓替身”，据说河水鬼是要找到替身之后才能托生的。先由一个人在水中抓人，抓住后要在对象身上拍三下才算成功，于是被抓的人开始抓新的替身。在水中，扎猛子（潜水）是最好的逃跑方式。时间长了，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擅长扎猛子。我属于特别擅长此道的。后来在城里游泳池游泳，每次都习惯性地想扎几个猛子。天气高温闷热的时候，家里难以入睡，老少爷儿们洗完澡后，便裹着一张被单，在沙滩上过夜，既凉快又没有蚊子。我们还曾经借夜幕掩护，过河偷袭了河南省固始县河滩上的西瓜地。大河每年都会涨几次水，山洪下来，几个小时后，河面有时几乎与岸齐平。上初中的一年，洪水快上岸了，人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抗洪。我和只比我大一岁的小叔很兴奋，把衣服藏在河边的竹园里，游向了河中心的大坝。那大坝刚修建不久，大约是为了防止水流冲击河岸。大坝的北边是开放的，洪水从那边倒灌进来。游到大坝上，西边洪水滔滔，大漩涡一个套着一个，水底发出呜呜的怪兽般的吼叫。我俩有些害怕了，不敢久留，便回游上岸，等在岸上边的爷爷给我们一顿臭骂。

我们在大湖里摸鱼，在大河里钓鱼。钓鱼用溜钩，在一条长线上每隔一尺左右拴一根短线，下坠一把鱼钩。把一条溜钩放入河水，两头用竹棍插入沙子固定，然后在鱼钩上穿上一小段蚰蛄。黄昏的时候，鱼最容易上钩，钓的大多数是“麻大嘴”，一拃长左右，扁平，嘴大，一口就可以把鱼钩咬住。大河里还有一种圆滚滚的小鱼，名叫沙锥，长短与“麻大嘴”相近，头尖，喜欢钻沙子。沙锥肉厚而鲜美，只有一根主刺，传说在乾隆时做过贡鱼。捕获这种鱼不用网或钩，而是用木棒猛击水面，把它震晕。偶尔也可以踩到，只是不可多得。

河上的风景四时不同，而印象最深刻的是冬日雪霁。那时候，每年的冬天都会下几场大雪。雪后初晴，在纯净的蓝天之下，远方天际雪峰玉立，河道上白雪茫茫，几条瘦小的水流淌出了几条蓝带子，像是一支巨大的彩笔随意描画出来的，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。数百只野鸭和黄鸭栖息在蓝带边的雪地上，总有几只在起起落落。在白色的河道和天际线之间，河西的树林和村庄呈现为一长条黛色。几乎每年的雪天都有一两只狼，从小河东边的丘陵奔来，穿过庄子之间的空旷地带。附近几个庄子的狗都狂叫不已，有几只追到狼跟前几丈远，不敢再靠近，而狼却一往无前。庄头上站了许多看客，有的也吆喝上几句，在观赏这群狗和独狼之间的较量。独狼跑下大河的河道，不再有狗追赶。它放慢速度，然而脚步稳健，跨过蓝色的河水，在雪地上渐渐远去。

一条大河，一条公路，给我们家的生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每次大河涨水后退去，都会在大坝内的河滩上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。我们家和几个邻居开垦荒地，在上面撒上红麻籽，中间拔拔草，秋天就会有好的收成。年成最好的一次，收入有三四百块钱。也遇到几年，河水久久不退，把生长中的麻苗都淹死了，赔了本。与全家生计关系更密切的是河底的沙子。大河里的沙子沙质纯净，远近几十公里的乡镇搞建筑，都来这里运沙。很早，我家就把沙子挑到公路边，供应给车辆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许多家开始建瓦房，我家生产水泥瓦，配料除了水泥，就是沙子。我工作以后，随着打工者纷纷回乡修建楼房，家里又适时地转产水泥预制板，同样离不开沙子。就是靠这些营生，家里先后盖了两套砖瓦房、两座楼房，三个弟弟娶上了媳妇。后来，三弟、二弟先后加入了打工者的队伍，父母在路边开了个专门接待大卡车的旅馆。

回忆史河，我常想到一个词——母亲河。她是养育我的大自然母亲，她宽阔的胸怀是我少年时代的乐园。十几年前，回乡过年，我把家里人拉到河滩上照相。其中，母亲的一张半身照我特别满意：她穿着黑棉衣，背手站在白色的沙滩上，黑色的短发，表情平静自然，有一种含而不露的豪情，一湾碧水从身后蜿蜒流过，远景是河岸绵延的村树。每当翻到这张照片时，我都会在心里默念着“母亲河”这个词。稍显遗憾的是，天气有点寒冷，母亲的脖子空空的，如果把我的浅绿色围巾给她戴上，她会更好